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一

九誥堂集三十七卷（賦一卷詩二十五卷詩餘一卷古文八卷

史論二卷）首一卷 徐增撰

徐子能先生九詰堂

全集序



余樂遊名山大川足
跡徧宇宙經歷名勝
皆有題詠乃直寫性
情所至以謝山霧不
求人知而人亦不易
知我也後或復遊其
地余之所題不覺已
剝落於蒼厓翠壑間

矣故嘗對此興懷天
地具此山川形勝而
其靈秀之氣必誕毓
奇才旋為山川一闢
生面然余足跡所至
不為不廣何其寂々
固聞茲或造物忌完
而未生斯人耶抑斯
人韜光守黑而不一
露圭角耶留心物色

已有年矣而終不得一遇之為抑鬱也時或有遇其文章詞翰大意可人究其心術品行惜有微瑕或遇品行可嘉者及閱其文藻而江淹筆花之夢尚屬未成覓此全人眼光誰射此非余之閑人太刻蓋古人

以文章道德為名實也今之盜虛譽者雖一時膾炙人口其後畢竟斬然絕聞余故不取也門人李子孟堅與徐子能先生友善先生為說孟堅所作之詩若干首余已窺其一斑矣余謂先生既說時人之詩何

不以此筆說古人之詩為尤快乎越數日孟堅以子能先生說唐詩進是時雲凍月寒萬籟俱息左有琴右有罇閉吾耳聞吾

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其間有如盛唐手筆者有得淵明性情者有從古詩十九首悟來者至于詠黃牡丹若干首晋唐筆法兼明啓帙讀之不覺心花為之開放因而僭得之矣史論二十解又肯哲所未發者而序于首端又逾月復先生一旦發之讀至此如身坐泰山之巔

冰雪之氣逼人透入
肌骨令人噤口不克
發一語其餘諸篇有
捧喝者有微諷者有
問答者有告戒者有
嘲笑嬉罵者有借物
明志者種 = 不同其
立意不偏不晦有一
縷太和元氣繞出筆
端直使人能效彌勒

佛放背心內貫法眼
讀之然後得見先生
才情筆力及推先生
運筆行文之妙乃熟
悟老聃故此筆其猶
龍乎真令我景仰無
已也遂令孟堅為先
客來見先生先生以
余有山林道氣樂與
為之交交心也交詩

也交文也更交道也
噫不謂山川靈秀誕
毓于此興感于昔年
顧遂于今日然今之
人以先生足疾為累
咸曰造物忌之也余
曰非忌也是護也護
先生之道德文章為
後世模範也謬云富
乃衆怨才乃衆忌故

造物以忌人者護人
又豈得以忌刻歸造
物哉若而人若而菴
若而文章若而道德
雖不求人知而人亦
必知有先生矣欲母
顯得乎噫山川誕毓
造物深護道德潤身
文章傳世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丙午嘉平十有二日

諸名公舊序二十三道

張異度孝廉

王覺斯相國

錢牧齋宗伯

陳雲深尚書

顧瑞屏宗伯

黃若木明府

何玄子侍郎

馬素修翰林

陳木叔翰林

徐巨源文學

陳玉立孝廉

陳百史相國

朱雲子文學

黃搢六刺史

錢牧齋宗伯

又黃牡丹詩序



草堂

于吳門李氏雪笠

華峰五口道人題

薛堆山太府

秦弱水侍御

金聖歎文學

陳醉翁明府

丘天民文學

二道

章蘂樹明府

姚仙期文學

孔傳序一道

紫霞真人

後序一道

史漢谷文學

跋

戴興凡文學

小傳一道

陳匏園孝廉

刺立談_{贊記}自見予未敢以許子能者許仲雪也

王鐸<sub>覺斯
孟津</sub>

徐子能集序

震澤一區吐納五湖余登其山澹冶而发業故靈瀾之氣無寧焉者斯土好生奇士往、負平冠安民之志訛于無所據恒寄志于詩文池水花魚等舟嗟傲其間則徐君其人也君讀書吐納往史不問產蕭然一室重廉耻不聞市塵笑自以為可今弱冠以足疾廢吾友徐勿齋李灌溪楊復菴皆曰

徐君不病以其才施其蓄明天子在上獻賦策動必能焜耀于世以樹功名惜乎以病廢似為少之也者余曰其不然乎方今兵事豺虎市嬉鯨鯢陸噬以彼才宜炳壯猷才而竟遯迹于湖山烟雨之鄉以耗磨其壯心耶觀其詩文秀婉暢達而畧無怨悄惄惄之意則所謂澹冶而发業者非欲力于著作纂路藍姜朋古人体天年不亦大可尚也欣若夫懷才負氣鼓銳功名者世亦不乏冠未即平民未即安媚嫉必來謠諑互射又往、縲絏其身

上缺

坎坷不忍言較子能之花魚池水等舟嗟做震澤浮床莫釐在几不亦憂々難哉復菴勿齋灌溪于是遂喜而笑余復顧徐君曰丈夫誠洵有詩文以歲名山何必功名被犧牛文備乎乃知徐君非訛于無所據也無憂讒懼禍之心足疾正其善自全者而俗仕寂、無傳余且為徐君多而若之何惜之又且少之耶子能今尚未老海氣如丹震澤湖山在君離落勸君銷其平冠安民意吾亦等一艤下長江操笈舉與君爭五湖長矣

錢謙益_{受之號牧齋}

徐子能松門集序

古之文人才士當其隱鱗戢羽名聞未彰之日必有文章鉅公以片言隻字定其聲價而借其羽毛然後可以及時成名而蚤有譽于天下若幕中即之于王仲宣張茂先之于二陵韓退之于李長吉顧逋翁之于白樂天是也其有求之不得而出于叫號以自見則為陳子昂之破琴又有求之而卒不得而故為平說以自閔則為唐山人之留瓢

古之人汲汲于知已而惟恐不得一當若是其急也余亦而失學于文章之道茫無所窺衷遲屏處其語言文字不能使人軒輊然海內俊民掉鞅詞擅者往過而問焉甲戌之秋徐子子能訪余于虎丘膚神清令嗣美少年也出具芳艸詩名草秀句俗擇奔會余與西蜀尹子求共嘆賞之更數

年而子能之著作益富名益成南昌徐巨源為之

序頗引余言以為子能重吾郡張異度既為序之矣而又為子能索序于余至易養時猶以為念也

巨源異度文章家之渠帥也其片言隻字真可以軒輊人業已為子能定其聲價而假之羽毛矣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而子能顧復以序屬余二君又代子能以謳謗余之愧恧也滋甚又何以贊一詞乎雖然名不虛浮士不虛附世有知巨源異度者即能知子能世有知子能者即以知巨源異度有中郎茂先則仲宣二陸不抑沒于晚進有退之逋翁則長吉樂天不沉埋于舉子世之知子能者必多矣余即欲有言以附巨源異度之後亦終

為附贊懸疣而已矣而又何足為子能重乎子能年甫壯而得末疾湏人以行衣冠質雅宛如古人杜門掃軌讀古人之書蓬蒿三徑日晏忘食若陳子昂唐山人之汲汲于自見叫號弔詭非子能之所屑也此則余之知子能者也

陳子壯

徐子能詩序

里中黎子美周數上公車往返多寓吳門吳門諸君子好之率為詩書牋若便面與諸刻草贈之歸未滿載箱笥過而探之于其中得芳艸詩三十律風流典雅誦之使人多感為徐子能作美周語余子能方弱冠溫然如玉人也既子能寓書于余其氣志殆有不可一世人意既又得所寄家喬生詩篇潘汨汨如懸河翻瀾聞子能方善病足不恒出戶限而讀書慷慨論議今古胸中感激噴宕屈曲傾吐乃坐進于此其所以遙聞風聲而不能無意于余抑亦有疾于不知其然而然者乎是以重為芳草致歉也萋萋之色又頻送黎子罷歸相與

回首天涯為氣悲哉不知春信良幾何也子能年
固少能無冉、之感目而知所以勉強興起欣吳
門諸賢士大夫其所為子能感慕者必多為詩之
工不亦宜乎若夫所稱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
以此等句卓然成一家名子能當自有餘其所為
詩文詞賦具在可一目定也子能仍固美周向序
于余語喬生書是以復之夫使子能者亦將如韓
退之之所云寡戚之歌驟明之言余知其可勿汲
于余言也久矣

顧錫疇

九疇號端屏
崑山

徐子能古今文序

吳門風土清嘉山川秀麗衣冠文物號稱極盛故
士生于其間者既稟英敏之資又有師友扶助之
美往、早年盛藻走百軸稱名人余未嘗不嘆其
才之英、而竊有慮焉何則吳趨推艷冶之地聲
色狗馬之所畢集游人甚盛多所誘引青樓美扇
綠水牽舟不可禁止求其有成百不得一烏嗟乎
此非其才之過也自恃其才之過也徐子子能今

之子建文通也舞勺精詩名流京國一時前達皆
折節下之其人復溫恭令善讀書閉戶不妄交游
益肆力于古今文風度曠達出入大家能合于聖
人之道扶衰起弊其在茲乎然出而就試每不
得志于有司即在寡眇之倫應有不堪之色而子
能益與西郊諸君子論易不置無才人矜張之習
然則子能之自期遠矣豈徒以文辭見于世而天
下又豈得以文頌之也哉

黃光

岩本
莆田

徐子能芳草詩序

青袍貸碧鋪原上之芊縵蒼翠吹薰散道旁之馥
郁試問王孫歸宿蘚蕪綠遍三春請看公子佶高
蘭杜香聞數里謝客之鬢堪開別資拾翠之奇謠
王家之燕歌和亦探迴暗之縷色翻吳中之孺子
系本出乎南州儼郢上之宗工調尤超于下里陸
平原作賦之齒、匹此為多張子壽能文之年較伊
稍長九流百氏卑碑二酉之歲六代三唐高監千
秋之幟甫騰藻屑韜採筆于宦樓每入騷壇獲元

珠子驪領不待滕王風送驚人之譽已飛行觀魏
闕霞鮮瑞世之祥立應凡諸誤著業甚纍紛復游
戲為卅章聊寫據其片興想彼粧樓遠眺竟榮遊
治之蹟暨乎蓬戶幽尋往蔓往來之屢萋迷倚望
菲其襲余究轉含情鬱誰與謠虛西堂之異薨漫
說神符悵南國之佳人雅酬秀効寧第今時之罕
觀抑真古調之僅聞也光偶造名游幸承勝韻未
効于喝之鼓吹先為糠粃之贊揚

何楷玄子號黃如

徐子能詩序

人有學而能之者有雖學而猶不能者學而能之
者制義是也雖學而猶不能者詩賦是也記余幼
時曾于咄咄之暇學作一二韻譖先君子慮妨舉
業力禁之然即使極余學力所至終不能升李杜
之堂入陶王之室蓋天實限之而即目中所見號
稱能詩者雖格調近似至機趣離合所在超然自
得者頗鮮人而不天亦學詩者之通患也入吳門
乃得因黃若木以交子能若木吟擅舊宿獨心折

子能嗣予能其時未弱冠也分題唱和已無虛日
偶興會所觸後步而歌不俟八叉輒已了就所謂
彈丸脫手初日芙蓉蓋兼而有之視世之燃鬚血
指以為工者殆未數、然也非其慧業天才何以
有此子能姿神清絕有衛洗馬之風與人交出自
至誠可久要不相負其孝友大節本于天性極為
里閈所推余既謝推事後與論詩兩月幾依徊不
能去代余者為余年友許玉史嘗問余向來識何
名士余答以制義則聞上周璵沙詩則上津徐子
能玉史甚以余為知言至次年璵沙果連奏捷南
宮矣然子能不獨善詩已也間讀其制義清夷婉
約與其詩稱既擅獨體之長兼備異量之美實非
一流之才行當輔轂休明鼓吹風雅世共識之余
豈阿私所好哉

馬世奇君常號素修

徐子能集序

詩文之必以其名者非工也而其不得不名者乃
工也左之傳屈之騷司馬之記天能盲之溺之腐

之而不能使其書之不千秋故知文章者遺物之所不能奪而窮通夭壽所不得為政也。吳門徐子能氏少負軼才尋以病痼病而所為詩與文日益妙所居荆扉畫掩門庭寂如而訪之者以比于浣花之溪對人不能揖讓坐久顏發于面而貪與周旋者惟恐日暮之盡所携冰雪一卷不能供三日

讀而讀之者以為富于梓潼之百轉故子能不必以其詩文名而不得不以其詩文名也子能先所刻芳草天心閣梅雀金山近郊古香諸集無減亭丈所以不得不名也雖然子能不以其詩文名而不能不以其詩文病天乎人歟杜陵有之文章憎命達嗟乎吾終不敢信其言而與造物以文章之政也

陳函煙本叔號寒山天台

徐子能天心閣咏業序

子能字無減髫而隱于吳市門郭外有謫仙才而人目之南州徐孺子也往者社祭酒黃若木為余言君數走金闕道上乃不知有子能余笑語若木

臯闢首一時見者歎登白團之扇已而轉入直心微雲踈雨冷然清絕至讀其文規摹古昔而無其迹居然作者明興文凡數變向之尊弇州屢下而反唇于毘陵晉江也今之尊公安竟陵而反唇于弇州屢下也寺之睽曇之觀塲也子能之為詩文自極其子能之才情變化而已夫自古有學左屈司馬之言而可復為傳為騷為記者乎且必以騷之怨訾傳之豈以記之趺宕訾騷之淒折而可為左屈司馬者乎子能之自為子能也此子能之詩

吾與若皆半作丈人行而子能方英少年肯以予安之風輶易若上漸船乎若木曰不爾子能曠世逸才而不自露其才以貌視之子房若處子耳然報韓讐而定漢鼎捐青童而游赤松此豈恂恂者所能為耶賈洛陽非不才高千古而急于自見夫急于自見而洛陽遂為長沙吾固以子房奇子能而子能亦不願以賈洛陽自待也余奇其語再過吳門輒曳敝屣行田間訪子能于三徑其人如木鶴如醉龍如姑射山僊人望之令人自遠亦今

人自親而其胸中如武庫兵筆下如載花船年少
多才若子能故不易多得與若本諸君子廣和諸
篇久已蘭芳而雪映矣讀其天心閣近作則靜雲
遲月之中思馬神車之外別有韻致其殆飲流霞
而夢篆沙者耶君木以皮相天下士尚是錦肆玉
林之美而不知子能正不從黃石公隻履討消息
也是又當入金門拜木父敢以小寒山片石書為
海外徐君之辨

徐世溥巨源
南昌

徐子能天心閣詩序

子能于余為同姓子能之推余也見于書形于詩
歌傳于往來有之語廬山歌千餘言大抵為余作
也蓋自讀是詩歲餘而子能始通書嗟乎雖兄弟
何以加哉子能少以芳艸詩為廬山錢先生所稱
黎美周自姑蘇來言曰徐子能樸茂好學壹仰人
也黎與余至交無溢譖廬山古文為當代第一其
引重如此天心閣之詩不朽無疑矣夫士患不遇
不憂非傳乃夷考天下郡乘邑志則仕宦者往往

十倍聞人而文士或竭精畢命求為十倍中之人
卒不可得是何難易之數若分取之歛古之窮者
彭澤長江稱最然亦令尉也浩然雖放乃既見天
子矣然則可謂之不遇歟余非以子能必待青雲
而傳也計當時之初如孟賈也豈不以昌黎吏部
欣然則世有真知子能者必以天心閣諸刻其次
則必以廬山先生廬山先生宮詹也又其次則知
子能者必以宮詹矣子能年方壯富貴安可量然
有先生而其顯晦之數于是乎已不危此所謂不
朽無疑也余貧且賤行又將老子能千里屬余序
是誠何心哉子能咏芳草詩時字無咸故余作芳
草賦寄美周序稱無咸美周後作賦訓余序稱子
能從天心閣咏業字也

陳宗之玉立號匏園

徐子能諸刻序

吾友徐子子能少負奇志嘗思交游內豪傑踏遍
天下名山造物妬之奪其濟勝之具齒未三十邑
邑固自傷每就余商出處余曰為君熟籌久矣天

寧君足不撓君指色力故盛焉為千秋業計于是

絕意進取杜門蓮注蓬蒿自封時值歲歉劉凝之

立屋江湖陽亢宗屏迹隣舍所與往還止西郊一

呼亦猶泌園之志也

陳名夏百史
湘上

徐子能集序

徐子子能年未及壯著古今文數十萬言會吳中

一時師友皆當世有道君子也使子能馳騁戰藝

固已氣助而張名驛而光必不至巷無居人才亟

聞、之感矣無何子能以病聞如韓子所云江南

軟脚病云而子能不能棄其所為應世之文及詩

賦古文共梓之以行有道君子未嘗不悲其盛年

茂才不得就有司之尺度以見其驥舉縱逆之氣

徒戢伏于衡門泌水而為不平之鳴也吾尤望子

能自廣其志矣古之君子靡于時興靡于病者往

而是然皆能傳其文章張其聲名于天壤聞如

記所稱左氏以育而傳春秋孫子以刑而著兵法

司馬子長以腐而成史記後世之士靡不讀其書

想見其為人而當時所稱強有力者則已如秋林

之遇飄風荒忽蕩折無復有存然則君子豈以無

疾勝有疾哉余又見子能志專而氣寂類有道者

能不置推獎後進因先生剛性而于子能若加殷
遙焉蓋深惜子能病廢惟忌其才之不見知當世
汲汲然惟忌世之不知子能而又惟忌不及其身
振之而後之賢人君子有人倫之責者未足厭盡
推其心援手子能也而子能之獲此于先生虞翻
所謂一人知己誠可無恨者矣乃世之君子可逐
洋、道廣自足竟忘幽畊浚谷之下有材而淪痼
如子能者哉子能詩文業為海內所知若其平生
踪跡與立言之相未或盡曉因引而通之宣白叫